

■秦冲的工作空間



現居柏林與北京兩地從事創作的當代藝術家秦冲，即將帶領他的大型裝置作品「過去——將來」與個人藝術作品展《Interplay》前來香港國際藝術展（Art HK 12）。兩部分作品所呈現的，是分別從橫向與縱向為觀眾帶來的視覺衝擊。「過去——將來」誕生於十年前，而這件曾在不同地區展出的聞名遐邇的裝置，今次在Art HK上，會以紙與火這兩種傳統媒介，再度迸發出怎樣的精彩？另一部分《Interplay》個展，則是一組宏大而抽象的當代水墨紙本巨作，作品傳達出了秦冲既忠於中國傳統文化，又能結合個人的西方經驗，在傳統之基礎上繼續探索中國當代水墨藝術發展的無限可能性。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圖片由世界畫廊提供

■秦冲的大型藝術裝置「過去——將來」將於Art HK 12中亮相



《Interplay》——秦冲個人藝術作品展

時間及地點：5月10日至6月12日 世界畫廊 查詢：2525 0529
5月17日至20日 ART HK 12, ASIA ONE攤位1X26

秦冲大型藝術裝置「過去——將來」

時間：5月17日至20日 地點：Art HK 12

過去與將來的相互滲透

秦冲與他的《Interplay》

已是第三次來港的秦冲今次帶來香港的作品非常之多，不但有專為Art HK帶來的大件現場裝置，也有「小件」的可以在平面上慢慢欣賞的水墨長卷。水墨個展《Interplay》名字本意是「相互影響」，關於這種影響的思考，對秦冲而言，可以追溯到新中國剛成立之初，他在學校所接受到的藝術教育。當時對西方藝術的引進介紹，主要以前蘇聯為主，且是根據當時社會需要有所選擇的介紹，因而解讀中的誤差顯然存在。而這便帶出了一個值得反思的問題——近幾年乃至近幾十年，西方當代藝術對中國創作者而言，是否一直都有誤會？

秦冲記憶中的那些西方名畫，在課堂上是被簡單處理，而在他的記憶中也格外模糊，似乎他所接收到的西方藝術品訊息，大多是脫離了其背後時代背景之對照的孤立存在。故而當多年之後他自己開始從事創作時，便發現西方文化對當代中國文化所產生之影響，許多的解讀仍然錯位。「所以我們看到的中國當代藝術，很多只是表象、表面上的東西。」在改革開放，西方思

潮大量湧入之後，人們大多以為時代不一樣了，我們改變了很多，但實質上，秦冲認為，包括他所受的教育、根深蒂固的習慣，都是任何一個中國人骨子裡不滅的習以為常——無論是走路行事、言談舉止，改變的只是些表象，但核心裡，自己文化的樣式並未有多少變化。

中國當代藝術家形形色色，其中有些創作方式是用符號式的方法做延伸，那是很典型受西方影響的思路，但秦冲不屬於那類藝術家，他認為：「任何一種文化，都該在自己的傳統之下創新。因為文化的生命力所在，正源於傳統精髓。」不該將屬於自己的資源完全拋開，去接受外面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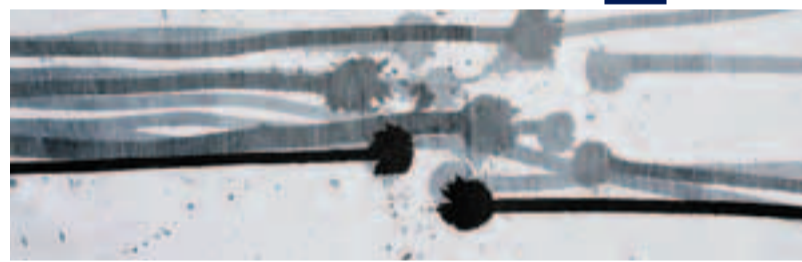
雖然在歐洲最為活躍的當代藝術中心柏林居住了六、七年並完成了大量作品，但當某次秦冲在歐洲參加研討會時，一位德國漢學家問他：「你這些作品中，東方的語言很重。那麼你在創作時，是用中文還是德文去思考的？」秦冲當即反問：「那你在研究漢學時，你的內心世界是首選中文還是德文思考？」漢學家的回答是德文，而秦

冲的回答也不言而喻。他用自己的母語去思考自身文化思路下的創作，西方的開放性對他來說只是可供選擇的路徑之一，但他的選擇本身，絕不盲目。

過去與未來都是虛的

秦冲亮相今年Art HK 12的大型裝置作品，無疑也是他此行最具話題性的一場現場創作。名為「過去——將來」的這件裝置，是他於2003—2004年間用燃燒過的宣紙創作完成的，但每在一個不同的地方展出，效果都不相同。整件作品是由頂部被燒過的宣紙筒一個個以不規則的形式排列組合而成，不同大小的圓柱體象徵着時間軸與將來，而剩下的灰燼則代表着過去。作品背後所表達的，是破壞和重建、死亡與重生、過去的時間與未來的時間。

他說他賦予了日常生活很重的情感在其中，燒紙本身就是一種很中國式的重要紀念方式，而紙的輕盈柔軟，使得宣紙筒上被燒過的部分會自然落下，灰燼落在現場——人類過去的歷史，也是這樣自然而然落下。未燒完的部分則成為觀感奇



■秦冲水墨紙本作品

妙的自然景觀。最初在柏林一個歷史悠久的水塔中進行這場裝置展出時，秦冲事先並未告訴策展人，觀眾也是這作品的一部分——紙灰落在地上後，會被觀眾的鞋子踩踏，自然而然帶進其他藝術家的作品展示空間，甚至帶進整個場地的所有公共空間中，直到公眾切身如他所料參與進了這件「過去——將來」，大家才恍然大悟，他想表達的，是此時此刻最為重要——過去與未來都是虛地，就像惟有活在當下最重要，而生與死都是虛妄的無解命題。

但在秦冲眼中，過去與未來又誠然具有關聯，如果沒有過去的沉澱，便根本談不上所謂未來。而他

也發現，經過幾十年發展，中國當代藝術家正在慢慢回歸，進而漸漸開始考慮其自身的問題，儘管可能只是考慮，而尚未有所行動，但改變終究會隨時間發生。就彷彿「過去——將來」這件展出了十年仍然不衰、且可以不斷進行重新解讀的作品，在柏林水塔、在香港藝術博覽會、又或是在廢墟中呈現，意義完全不同。誠然，哪怕是畢卡索的經典作品，展出了這麼多年，如今再度觀賞，仍舊會發現全新的角度去理解。

這便是藝術作品自身的規律。而無論如何，秦冲更相信，中國當代藝術會慢慢順應規律，變得更有秩序。



創作對談

文：Jasmine

從樹木之於人的思考

「港澳雙拼藝術展」已近尾聲，而我們對港澳兩地藝術家的藝術理念碰撞，顯然感到戀戀不捨。今次便由香港藝術家劉婉卿以樹木為主題的作品開始，體味創作者怎樣將對自然的思考推及自身、推及藝術之外的生活。而澳門藝術家鄭志達的作品「Reflection of live」，則利用鏡內的反射世界，讓觀眾走入一個自己從未注意過的世界中。



■劉婉卿作品

劉婉卿篇

請介紹一下你的作品？

劉：「Memories of Tree」是一組六件的立體作品。樹木和人一樣具有生命，甚至比人有更長的壽命和記憶。他們由一粒種子慢慢茁壯成長、孕育大自然生態，給昆蟲寄生、無懼風雨、寒暑……但有一天，被人類砍下了。被切割的樹木碎片卻烙印着深刻的記憶，赫然發現大自然隱藏着的一面。另一幅相關意念的繪畫作品「Chaos」，內容是環繞人與自然的一些思考，人類無窮的慾望與都市的過渡擴張正衝擊着這小小世界，大自然自有其法，適者生存，在繁衍及蛻變的過程中卻隱藏着一些潛伏的危機及無法估計的變數，形成一個混沌的狀態。

參加這次展覽的感受？

劉：在澳門牛房倉庫的空間展出，感覺很新鮮，參展者中有認識多年

的好友、也有新相識的港、澳朋友，看到大家的熱誠、各自獨特的創作形式，心裡有一份喜悅和驚喜。

希望觀眾怎樣理解你的作品？

劉：昆蟲系列是自己在創作歷程上的另一個新嘗試，新開始，現在還是滿腦子怪念頭。由於今次的參展者和觀眾是來自不同的藝術和創作領域，相信他們會有不一樣的領悟和解讀，正好衍生出更多的想像和溝通。

鄭志達篇

請介紹一下你的作品？

鄭：這件作品名為 Reflection of live，作品尺寸是320cm × 280 cm × 80 cm，是一件裝置作品。這件作品最特別之處，是用了一面大鏡來反映作品內一些垂直水平的結構，經「反映」後會得出一個結構很矛盾的錯覺。而展覽的環境更會透過鏡的反映，成為作品的一部分。

參加這次展覽的感受？

鄭：是次展覽能與眾多藝術家交流，獲益良多。

希望觀眾怎樣解讀你的作品？

鄭：觀眾可從多角度去觀賞作品，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趣味，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鏡內反映出作品上方的大型畫作，很有進入另一個空間的感覺，可能觀眾還會從中發現一些我沒發現到的趣味呢！

視覺推介

馬瓊珠《數字靜止》

《數字靜止》，探討我們善忘的主觀意願。展出作品包括八張在複照圖片上繪畫的畫作，貫徹馬瓊珠過往的創作手法，即探索電影故事進行中的場景內的瞬間性；新一輯的作品裡，更探討源自幾間戰爭紀念館內的照片展品中對羅蘭·巴特（法國哲學家及符號學家）的「刺點」（punctum）理論的閱讀可能性。

時間：即日起至5月12日 上午11時至下午7時（周二至六）

地點：中環善慶街1號Gallery EXIT（安全口畫廊）

查詢：2541 1299

張海書法藝術館擴建竣工 八大展覽聯袂推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戚紅麗 芮桂標 鄭州報導）日前，張海書法藝術館擴建工程竣工典禮暨國內外書法作品展開幕。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周鐵農，原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原副主席曹剛川，全國政協原副主席張思卿，及河南省省市有關領導為張海書法藝術館擴建竣工剪彩，並共同參觀張海書法藝術館。

張海是河南偃師人，早年在偃師高中就讀，現任中國書法家協會主席。建於偃師高中校內的張海書法藝術館面積達2800平方米，是該省首個以藝術家個人名義成立的藝術展覽館，一期2005年4月在偃師建成對外開放，隨着展覽館影響不斷擴大，偃師市委、市政府決定實施擴建工程，擴建後展廳增加到了9個。

河南省委常委、宣傳部長趙素萍說，打造華夏歷史文明傳承創新區是中原經濟建設的大戰略之一，此次張海書法藝術館擴建工程的竣工暨國內外書法作品展的舉辦，是加強河南書法與全國書法交流的重要契機。竣工典禮之同時，將推出8個展覽：國際國內及港澳台地區書法作品展，張海書法新作品展，張海師書法作品展，楊鳳蘭捐贈書畫作品展，「墨舞神州」全國電視書法大賽作品展，費新我、王學仲、沙曼翁「三老」作品展，張海藏書展和書法理論展。



■馬瓊珠作品《Running Past Flowers》
（圖片安全口畫廊提供）